

論在澳門溝通的問題

*Maria Aline de Sousa Martins**

初到澳門的人在甫抵步後便會即時感覺到在這裏溝通的困難，即使用其他語言也不能解決問題。

在醒覺到這是個與其原先所習慣的是這麼迥異的地方之後，便開始格外留神並嘗試與別人交流意見的可能性，至少是交談一兩句。

走到街道上看見兩旁的地方都有用葡文表示，幾乎與中文一樣的多，這令初到貴境的我們重獲鼓舞，以為最初的印象是錯的，用葡語溝通最終是沒有困難的吧。

再過幾天或幾周之後，上述的看法又會再次改變，我們覺得這個地方的溝通的問題很難用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問題似然存在。

我們可以稱本世紀為“溝通的世紀”，其中空間和時間的障礙都被克服了，無論我們身處何方，溝通的問題是我們所關心的並左右着我們。現身處在澳門，我們同樣希望克服溝通上的困難。

要解決在澳門溝通的問題還需要做大量深入的工作。溝通的問題並不僅僅指語言上的。

要開展這項工作，必須考慮澳門的歷史，其間的商業、經濟、文化及社會的各種關係。社會因素尤其重要，特別是當我們認為祇有社會語言學才能解釋這個地方的溝通的問題的時候。

本文為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舉行。

*葡語推廣中心教研組長

有人提出許多的問題。這裏我們不分主次地把問題列出：

1. 葡萄牙管治這地方長達四世紀，因何只有這麼少的人說葡語？
2. 今天應怎樣克服語言上的溝通困難？
3. 當可以進行一種語言的溝通時，是否就已解決了其他溝通上的困難？
4. 語言羣體的多樣化——西方的、英語的、葡語的、日本經濟市場上的，美洲的、宗教上的——對澳門居民的社會生活結構產生了什麼影響？

類似的許多問題還會不停出現。

我們以這些問題做基礎進行了一項小型調查，對象是一些不同行業的人，希望得到有助解答上述問題的一些資料。

問 卷

1. 你認為在澳門不同的人之間的溝通是：
 - 容易
 - 一般
 - 困難
 - 非常困難
2. 溝通困難是因為：
 - 思想不同
 - 語言不同
 - 兩者皆不同
3. 當溝通的困難解決時，是因為說葡語的人：
 - 對說粵語者的文化感興趣
 - 喜歡學習語言
 - 已在澳一段時間，會講一些粵語
4. 說粵語的人學懂葡語通常是因為：
 - 一定要學粵語
 - 認同葡國文化
 - 喜歡學習外語
 - 工作上的需要
 - 既說粵語也說葡語——雙語者
 - 希望移居葡國或其他葡語國家
5. 對葡國語言文化不甚了解，澳門人的感覺是：
 - 對此表示遺憾並設法加以認識
 - 以為這很自然並覺得理應如此
 - 對此漠不關心，覺得無所謂

倘您認為在澳門的溝通是困難的話，請說出原因：

.....

.....

有七個行業的人接受了調查，年齡由20至60歲，有葡人，土生及華人。綜合答案，受訪者普遍認為由於語言和思想的不同，在澳門溝通是非常困難的。

說葡語的人，即使在這裏過了幾年，也祇能使用或認得有限的中文字句，而說粵語的人學葡語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或希望將來移居其他葡語國家。一般還認為不認識葡萄牙語言文化是正常的，只有少數的人有意了解它們。

還可以提出許多許多的問題和疑惑。對於一個要在澳門生活和溝通的陌生人就更因其本身的目的（及不同的職業）而可能提出更多更不同的問題。

現在就請大家一同陪同這個陌生人（曾幾何時這個就是本人）到澳門的街道上走走，生活和溝通一下。這裏的街道的名稱都用中葡文字印在精美的葡國瓷磚上的。

一直都沒有一種文化上的互相滲透令兩種語言彼此了解，然而這兩種語言却又共同相處，互相尊重。

和街道的名稱一樣，商店的招牌也是用中葡文書寫，許多時更有用英文的。大廈的名稱一般用中文，拼音或英文，甚少用葡文。

一些具社會用途的警句或告示，像“請減速”，“緊急出口”等，以及一些帶有官方性質的表演入場券，公眾或文化活動的請柬等又都使用中葡文。

但一些公眾地方，如醫院、花園、紀念碑以至街道等的名稱一般都不是按其原文翻譯的例如：

盧廉若花園	盧九花園
賈梅士花園	白鴿巢花園
仁伯爵醫院	山頂醫院
岩石教堂	主教山
領航燈塔	松山燈塔
聖保祿遺跡	大三巴

此外，葡人的姓名轉變為中文時，若不是給另取了一個就是從不按原文發音地把它翻譯或改變，就連專有名稱也不例外，不保留一個葡文字。

後者的其中一個例子，其改變尚接近其原文，如：

Avenida Hortae Costa	高士德馬路
Colégio D. Bosco	鮑思高中學

這一切都令這個陌生人在澳門舉步維艱。

幾乎所有那些應該能夠進行溝通的範圍：警察，出租車司機，旅遊及旅業人仕，都不懂葡語。即使一般通用的英語，也並非有很多人說而且亦非人人說得正確。

然而，就因為這種種的困難便產生了其他溝通的方式，這主要是由相互及即時的需要及利益所引發的。在市場，商店——總之是在那些日常生活中必須進行買賣交易的地方，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商人講一些兒葡語，而那些顧客又講一些兒粵語。

交易就是這樣進行的。議論，不厭其煩的討價還價直至成交，過程是那樣的多姿多彩，乍看起來簡直令人難以相信。這就是來自生活及相互利益所需的語言。

經過那令人鼓舞的接觸之後，這陌生人每多興起學習粵語的念頭。然而，就在他開始學習的時候，人們又提醒他在不久的將來，澳門的官方語言將會是普通話。

這樣，他的熱情又冷却了，想想是否應去學習一門會在稍後時間消失的語言。學習粵語並不容易，付出的努力可能沒有回報。故此，大多數的情況都是會放棄原意的。

粵語在澳門的起源

儘管從開埠以來葡人便已在澳門，事實却是，一如其他中國的大城市一般，其居民主要是由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所組成。因此在澳門可以聽到不同的中國方言。

在最早期的時候，澳門主要是受粵語及閩（福建）語所影響。如果我們留意一下澳門的地理位置，中國南部海岸的粵語區域有大量說閩語的人移居便不難理解上述情況。但澳門大部份的居民，和廣州及香港一樣都以說粵語為主，粵方言與中國其他地區，特別是北方的方言的差別是十分大的。

在面積約二千平方公里的中山（珠海）地區有大約十二種方言，其中最主要的為粵語，閩語及客家話。

在宋朝末年，說粵語、閩語及客家話的移民在南遷時把這些方言帶到了珠海這一帶。這些方言同來自江蘇、浙江、江西及其他省份的移民的語言相結合，形成了中山（珠海）的方言。

澳門位處中山南面，地理上歸屬於它，語言狀況也就相同。幾個世紀以前，閩語在澳門十分流行，因為那時福建沿海的對外貿易和海上運輸十分頻繁。在眾多港口之中，廣州毫無疑問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許多福建人南移定居，不少人到了澳門並帶來了閩語。另一方面，中山居民的流動，特別是由石岐往澳門，對澳門的社會及語言方面有很大影響。時至今日，在澳門所說的是帶有石岐口音的粵語。

在一九七九年左右，澳門的人口開始因為中國的開放政策而激增。移民潮的高峯期是一九八三年，有十萬人到了澳門，而我們沒法計算數量相當的非法移民。在如此短時間內有如此多的移民，對澳門的語言狀況起了深刻和複雜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下表看看澳門大多數人的原籍：

中山	約十萬
廣州	約二十萬
福建	約三萬
江蘇	約三萬

主要是因為聯繫兩地的社會因素，澳門最終採用了廣州話。在澳門的華人絕大多數都有親屬在廣州並至少每年前往探望一次，一般都是在農曆新年期間。

香港的情況也相同，這便令到華南地區出現三個歷史起源不同但說同一種方言的大城市。彼此用廣州話溝通，因此，誰想在這裏營商、說話、生活、居留和溝通，學習廣州話定必有利。

澳門的方言

或許現在應該是了解一下葡國和澳門在語言交流上的歷史的時候了。在此之前，我再提出一個問題：現在這種語言溝通上的困難是否從古至今一直就有？

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在澳門曾有一種被許多居民所採用的方言。

在談到澳門的居民時，我們應該知道在上個世紀末居住在澳門的是哪些人。

一八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澳門政府出版的《澳門省簡報》第五十二號副刊記錄了當時澳門人口的組成情況：

葡國人	4 4 7 6
英國人	1 2
德國人	4
美國人	7
西班牙人	1 8
意大利人	4
荷蘭人	2
土耳其人	2
摩爾人	2 9

總共有 4 5 5 4 人。

當時的中國居民共有 6 3 5 3 2 人。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國就在旁邊，而這片土地事實上是屬於中國的。祇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才在這裏維持了近四個世紀葡國的管理。

鑒於同樣的原因，葡國人的數目比其他外國人多也是很正常的。

根據所提供的數字可以知道當時的葡國人佔澳門總人口的 6.6%。

今天這一比例應減至大約 3%。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澳門是一座中國城市。除去2%或3%的外國人之外，其他居民在種族上都是中國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城市最真實、最牢固的部份。作為能顯示由誰領導一個地區的思想及活動的宗教證實了這一點：中國的廟宇雖然有時藏於深巷，有時破爛衰敗，但在澳門和離島還是佔據着主導地位。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另一非常重要的菜市場，在澳門也完全是中國模式的。市場最初的建築可以在風格上具有鮮明的殖民地色彩，但市場走出了建築，擴展到狹窄的街上，構成了一座東方式的迷宮。

中文學校也為建立澳門這座具有自己特點的現代化城市做出了貢獻。如果你有機會深入到中文學校的環境之中，或許會明白那裏有些嚴肅的氣氛。所有這一切的混合形成了今天的澳門，一個充滿活力，新與舊互相滲透的城市。

但澳門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地方。是許多來到這裏，選擇它，熱愛它並把它視如自己家鄉的人的地方。同時它還是那些在十七世紀從馬六甲等葡萄牙帝國來到這裏尋求庇護的人留下的後代的地方。

目前在澳門大致上有三種人：來自葡國本土的葡國人，前面已介紹過的有不同祖籍的中國人和澳門土生葡人，由於許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源自語言溝通上的困難，所以他們到二十世紀雖有一點點的相互融和，但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上述的最後那一種就是Ana Maria Amaro叫做“大地之子”的人，一般把他們統稱為土生葡人。對於這個羣體的來源與形成一直眾說紛紜，但有一個事實就是他們與本地社會之間一直存有些分隔。

我們且不談此中的歷史與人種的原因以及彼此的異同，只談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語言現象。在過往的土生葡人之中的女性之間都刻意說一種“澳門土生方言”。其中混合了使用古葡語的和源自亞洲的詞彙。

為什麼這些婦女保留了這種不同的說話方式？因為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婦女是沒有上學的權利，因而發展出一種自己的語言。

據Graciette Batalha所講，就在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在澳門定居的時候已經不說通行的葡語，而是說一種“在語音、語態和句法上已有固定格式，已流傳了三百年的語言”，自從上個世紀末英國在香港殖民之後，英語的影響越來越大而那種語言則開始淡化。

書 信

在我們結束討論在澳門的溝通困難的時候，讓我們看看兩封寶貴書信的部份內容，第一封曾於一八六五年刊登於澳門的報章，後來轉載於一份葡萄牙的報章。另一封信則分期刊於可能是同一份報章。兩封信都是以“澳門土生方言”寫的。

對於兩封信的書寫內容，請留意兩點：第一，上面提過，就是文法上的固定格式，尤其是語態與句法方面，第二，當時的社會信息的來源。

關於當時的社會信息的來源也是十分有趣的。從這些信中我們幾乎可以看見由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處於中上階層的土生人仕的日常生活情況。從其中內容可得悉這個澳門人口的主要組成部份的思想以及當其時的政治狀況。

在結束之時，我希望所提出的有關溝通方面存在的困難能得以克服。

希望我們明白溝通並不僅僅是用語言的。一如人與人之間，民族之間，其聯繫是不論遠近的。這些聯繫有相互文化上的，思想上，關係上的，有彼此明白尊重的差別，習慣上的，社交生活上的，有共同渡過的時光的，有不快和不和的，日常生活的，回憶的，遺產的，有破滅的夢的，歷史的。

身處在今天的我們要關上帝國（意識）的大門了。在離開澳門的時候不應是“砰”然一聲關上大門，然後把匙拋進大海，彷彿不再回頭似的，而是應柔和地關門，留有餘地，使此度門會再向我們開啓，歡迎我們有時候來探訪一下，進行一下人與文化的交流，又或者，一起喝茶聊天。

參考書目

- AMARO, Ana Maria — *Filhos da Terr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 BATALHA, Graciette —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 CREMER, R. D. — *Macau —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UEA Press Ltd. Hong Kong. 1987.
- EDMONDS, Richard L. — *World Bibliographical Series — volume 105 — MACAU*. Clio Press Ltd. Oxford, England. 1989.

